

傅汝楫著

最淺學詞法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七版

# 最淺學詞法

圖（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傅 汝 楫

發行人 沈 駿 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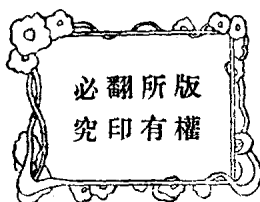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北平 天津 瀋陽 廣州  
開封 長沙 濟南 漢口 汕頭  
梧州 常州 徐州 南昌 重慶  
成都 杭州 哈爾濱 新加坡

大東書局



## 緒言

比物陳事寓言興感詞之爲效也大矣是以從古迄今代有作者李唐一代韋應物戴叔倫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皆別創格調自成一家而溫庭筠根柢離騷尤爲傑出自是以下唐之昭宗後唐之莊宗皆優爲之而南唐中主璟後主煜所作小令悽惋動人絕唱千古他若蜀之韋莊南唐之馮延巳深情曲致亦堪伯仲宋初帝王如太宗徽宗大臣如寇準韓琦范仲淹司馬光多精通音律能製腔填詞下逮天聖明道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及晏殊幾道亦皆工豔詞而小山尤善於言情洎乎蘇東坡一掃綺羅香澤而空之豪情勝概直欲上追青蓮無咎繼之力量稍遜而伉爽磊落亦足以取同時秦少游清遠婉約髣髴溫韋周美成沉鬱頓挫兼衆長又其卓卓者也後姜夔可稱大宗餘如辛棄疾王沂孫史達祖吳文英張炎陳允平周密高觀國亦各具特長金元之間吳激蔡松年二人最著

繼之者爲遺山出入蘇辛姜史說者謂爲集兩宋之大成明末陳子龍崛起華亭  
綿邈悱惻神韻天然爲一代司冠清初有龔芝麓梁肯堂吳梅村宋徵輿錢芳  
標顧貞觀王士禎彭孫遹沈豐垣李雯沈謙陳維崧朱彝尊諸人俱以詞名而乾  
嘉之際作者尤夥張臯文之沈鬱疏快左仲甫之閒情逸致惲子居之寄託遙深  
李申耆之冷豔幽香鄭掄元之思長筆苦尤其藉藉者也他若戈載項鴻祚許宗  
衡蔣春霖蔣敦復姚燮王錫振七子亦不愧名手至於近今風雅道衰屈指海內  
作家寥寥直如景星慶雲不可多見設長此以往恐閱數十年難免如高筑嵇琴  
絕響人間矣心竊憂之用是廣稽名篇博采羣籍輯爲此編以導來者挽頽旨於  
未墮開絕學於將來區區苦心想能見亮於明哲之士也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

茂苑龐三省識

## 編輯大意

一本書定名學詞法。專就淺近立說。爲已解吟詠。而欲進窺倚聲者。指示門徑。一語云。登高自邇。行遠自卑。本書爰本斯旨。分列七章。曰尋源。曰述體。曰論韻。曰考音。曰協律。曰填辭。曰立式。由淺及深。依次遞進。學者得此。可無躐等之弊。一詞體繁雜。綜核古人之作。約有二千三百餘式。本書不憚煩瑣。摘述其體製之異同。及調名之緣起。務使學者。應有盡有。不須調查他本。

一韻分陰陽。音有清濁。本書廣徵博引。言之綦詳。不第考其淵源。正其是非。而尤三致意於叶韻辨音之道。庶幾操觚之時。可無落韻失腔之失。

一金元以降。詞學日蕪。琢辭練句。風華自尙。不復研究音理。遂使詞不合樂。本書有鑒於此。特詳解協律。製調。填腔。運聲。以及鬲指。務頭等法。以蘄詞曲合一之效。

一按譜綴字。諸家名論極多。本書甄采其精要。爲學者南針之指。

一市上通行之詞譜。或失之太繁。或失之太簡。均非初學所宜。本書別選古詞若干首。註明平仄用韻之處。以供模楷。并附注釋。一覽可以了然。

一本書編者。雖從事有年。稍窺門徑。而學識淺陋。舛謬實多。尙希海內博雅。匡其不逮。幸甚。

# 最淺學詞法目次

第一章 尋源

第二章 述體

第三章 論韻

第四章 考音

第五章 協律

第六章 填辭

第七章 立式

第一節 小令

第二節 中調

第三節 長調

最淺學詞法 目次

# 最淺學詞法

## 第一章 尋源

上古之時。六藝之中。詩樂並列。誠以聲音之道。感人最深。移風易俗。莫甚於樂。及墨子作非樂篇。習俗相沿。降及秦漢。樂經遂亡。然漢設樂府之官。而依永和聲。猶不失先王之旨。至於六朝。樂府之官廢。樂教盡淪。而文人墨客。無復永言詠歎。以寄其思。乃創爲詞。以紹樂府之遺。是故詞者。樂府之變。肇於漢世。具於六朝。若按其音律。則又遠自三百篇也。試取詩以證之。召南殷其雷篇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三五言調也。小雅魚麗篇云。魚麗于罍。鱗鱗。此二四調也。齊風還篇云。遭我乎糴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此六七言調也。召南江有汜篇云。不我以。不我以。此疊句韻也。豳風東山篇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此換韻調也。召南行露篇云。厭浥行露。其第二章云。誰謂雀無角。此換頭調也。凡此煩促相宣。

短長互用。實啓後人協律之原。今最錄諸家之說。以資考證。

王述菴先生詞綜序云。汪氏晉賢序竹垞太史詞綜。謂長短句本於三百篇。並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本於樂。樂本乎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箸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氏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人聲而無不均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饒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畫以五言。而唐時優伶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府。李太白、張志和以詞續樂府。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所以合樂也。又云。國朝念詩樂失傳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著以四上五六諸音。列以琴瑟簫管之器。於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今之詞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足。安有不可入樂之詞。可入樂。卽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

以爲今之詞。卽古之詩。卽孔氏之謂長短句。案先生之論極精確。但三百篇入樂。乃以音就字。以上四工尺之音。就平上去入之字。其節奏無考。其格調難尋。卽所謂聽古樂而恐臥者。若唐宋人之詞。則皆知律呂者爲之。所謂今樂也。有音節可考。又有律有腔。有五音十二宮。由音生字。與以音就字者不同。若不知律者所作之詞。雖師曠復生。亦難入樂。調錯句訛。字脫音梗。改不勝改。勢必另作而後可。豈伶人之事乎。今人之詞。皆可入樂。似非通論。朱竹垞先生羣雅集序云。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詞。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寶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太宗洞曉音律。製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曲。有八十四調。仁宗於禁中度曲時。有若柳永徽宗大晟名樂時。有若周邦彥曹組辛次膺萬俟卨言皆明於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十餘曲。有引。

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曷所編燕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於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笛譜矣。樓上舍儼曰。詩變爲詞。詞變爲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小。音節之緩急過渡。旣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自謠。銖累寸積。及於鶯啼序而止。以字之長短分調。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宮調之可知者。敘於前。餘以時代先後爲次。斯世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當以段安節樂府雜錄。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高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並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於首。學者覩此。若大水之涉津梁焉。此序於詞之源流派別。最爲明晰。蓋自詩變爲樂府。詞與曲本不分。無不可入樂之詞。緣作者不明律呂。所作之詞不入調。而語則甚佳。讀者不能割愛。於是以不可度之腔。謂之詞。卽以可唱之詞。別名爲曲。而詞曲遂分。故宋人之知律呂者。詞皆可歌也。至後之人。則曲亦有不可

歌者矣。

香研居詞麈。歛西方成培撰。深明音律之原。語多可采。原詞之始云。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填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被之管絃。如陽關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

六合徐燕水雲樓詞序云。詩餘之作。蓋亦樂府之遺。孤臣孽子。勞人思婦。籲閭闔而不聽。繼以歌哭。懼正容之莫悟。矢以曼音。其體卑。其思苦。其寄託幽隱。其節奏曄緩。故爲之者必中句中矩。端如貫珠。宜宮宜商。較之桑黍。太白飛卿。實導先路。南唐兩宋。蔚成巨觀。玉宇高寒。子瞻抒其忠愛。斜陽煙柳。壽皇識爲怨誹。朝野不少賞音。元之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論鄙之。弁髦小儒。

鼓其瓦缶。臣質之死。匠石傷焉。案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二語。詞之壞於明。而實壞於元。俳優竄。而大雅之正音已失。阡陌開。而井田之舊迹難尋。夫詞變爲曲。猶詩變爲詞。非製曲之過。乃填詞之過。然曲之粗鄙。製曲者取悅於俗耳。則元人不得辭其責矣。

## 第二章 述體

詞體叢雜。各家詞譜。盲從臆測。均不能無誤。張南湖詩餘譜。與舒白香詞譜。平仄差該。而用黑白及半白半黑圈以分別之。不無亥豕之訛。且載調太略。如粉蝶兒與惜奴嬌本兩體。而誤爲一。程明善嘯餘譜。則舛誤並甚。如念奴嬌之與無俗念。百字謠大江東。賀新郎之與金縷曲。金人捧露盤之與上西平。本一體也。而分載數體。燕臺春卽燕春臺。大江乘卽大江東。秋霽卽春霽。棘影卽疎影。因訛字而列數體。甚至錯亂句讀。增減字數。而強綴標目。妄分韻腳者。不一而足。萬紅友詞律。

出板較晚。於嘯餘譜等書。已多所糾正。然其中句讀。仍有舛誤。要其大體。勝前三書多矣。學者可取之以爲參考。庶於辨別體製。有頭緒可尋。不致茫無適從也。唐人之詞。多緣題生詠。如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緣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醉公子。則詠公子醉也。誠以古人作詞。以調爲題。觸景抒情。必合詞名之本意。若宋人填詞。則不復緣題生詠。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調名無與。而王晉卿人月圓詞。語非詠月。謝無侑漁家傲曲。詞異志和。是唐人以詞調爲題。而宋人不復以詞調爲題也。蓋唐人由詞而製調。故詞旨多與調名相符。宋人因調而填詞。故詞旨多與調名不合。而詞牌之外。別有詞題矣。此則宋詞之異於唐詞者也。

調名起原。楊用修及都元敬考之甚晰。而沈天羽掩楊論爲己說。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白雲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鷓鴣天。取鄭嵎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

浣溪紗。取杜陵詩意。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踏莎行。取韓翃詩。踏莎行。草過青溪。西江月。取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杯也。蘭陵王。每入陣必先歌其勇也。生查子。古槎字。張騫乘槎事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又如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朝上閭闔宮。夜宴清都闕。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註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至。因名荔枝香。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奴嬌。唐明皇宮人念奴也。按宋人詞調。不下千餘。新度者。卽本詞取句命名。餘俱按譜填綴。若如用修等。一一推鑿。何能盡符原指。且僻調甚多。又安能一一傳會載籍。

自命稽古哉。學者寧失闕疑可耳。

詞有同調異名者。昔人分爲二體。實可從刪。如搗練子。杜晏二體。卽望江樓。荊州亭。卽清平樂。眉峯碧。卽卜算子。月中行。卽月宮春。惜分飛。卽惜雙雙。桂華明。卽四犯令。清川引。卽涼州令。杏花天。卽於中好。番槍子。轆轤金井。卽四犯剪梅花。月下笛。卽瑣窗寒。八犯玉交枝。卽八寶妝。薦金蕉。卽虞美人之半。醉思仙。卽醉太平。折丹桂。卽一落索。醉桃源。卽桃源憶故人。醉春風。卽醉花陰。惜餘妍。卽露華。慶千秋。卽漢宮春。雪月交輝。卽醉蓬萊。雪夜漁舟。卽繡停鍼。戀春芳慢。卽萬年歡。月中仙。卽月中桂。菩薩蠻。引。卽解連環。十六字令。卽蒼梧謠。南歌子。卽南柯子。又卽春宵曲。雙調。卽望秦川。又卽風蝶令。三臺令。卽翠華引。又卽開元樂。憶江南。卽夢江南。望江南。江南好。又卽謝秋娘。其望江梅。夢江口。歸塞北。春去也等名。則人不甚知矣。深院月。卽搗練子。陽關曲。卽小秦王。賣花聲。過龍門。曲入眞。卽浪淘沙。憶君王。豆葉黃。欄干萬里心。卽憶王孫。宮中調笑。轉應曲。三臺令。卽調笑令。憶仙姿。宴桃

源、卽如夢令。一絲風、桃花水卽訴衷情。內家嬌卽風流子。紅娘子、灼灼花、卽小桃紅。水晶簾、卽江城子。烏夜啼、上西樓、西樓子、月上瓜洲、秋夜月、憶眞妃、卽相見歡。雙紅豆、憶多嬌、吳山青、卽長相思。醉思凡、四字令、卽醉太平。愁倚欄令、卽春光好。一痕沙、宴西園、卽昭君怨。溼羅衣、卽中興樂。南浦月、沙頭月、占櫻桃、卽點絳脣。月當窗、卽霜天曉。百尺樓、卽卜算子。羅敷媚、羅敷豔歌、采桑子、卽醜奴兒。青杏兒、似娘兒、卽促拍醜奴兒慢。子夜靜、重疊金、卽菩薩蠻。釣船笛、卽好事近。好女兒、卽繡帶兒。玉連環、洛陽春、上林春、卽一落索。花自落、垂楊碧、卽謁金門。喜沖天、卽喜遷鶯。秦樓月、碧雲深、玉交枝、卽憶秦娥。江亭怨、卽荊州亭。憶蘿月、卽清平樂。醉桃源、碧桃春、卽阮郎歸。烏夜啼、卽錦堂春。虞美人歌、胡搗練、卽桃源憶故人。秋波媚、卽眼兒媚。早春怨、卽柳梢青。小闌干、卽少年游。步虛詞、白蘋香、卽西江月。明月棹孤舟、夜行船、卽雨中花。春曉曲、玉樓春、惜春容、卽木蘭花。玉瓏璫、折紅英、卽釵頭鳳。思佳客、卽鷓鴣天。舞春風、卽瑞鷓鴣。醉落魄、卽一斛珠。一籊金、黃金縷、明月生南